

集部

華陽集卷五十七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宗室推誠保順同德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鳳翔雄武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守太保兼中書令行鳳翔尹使持節泰州諸軍事泰州刺史上柱國東平郡王食邑一萬七千一百户食實封四千八百

户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謚孝定

墓誌銘

惟相孝定王葢宣祖昭武睿聖皇帝之曾孫太宗文武睿烈皇帝之孫韓恭懿王元偓之子諱允弼字公輔於令天子為從祖父也母楚國太夫人耿氏以大中祥符元年生於大内之東宫真宗親書小字命之八歲為右千牛衛將軍遷右監門衛將軍真宗每召入禁中令仁宗兄事之是時王年尚幼能自踧踖不敢當真宗頗愛

奇之及御樓賜大酺嘗與仁宗並席以觀閭又從至資善堂以金筆格及金鑄祥龜賜之仁宗為太子時除英州刺史及即位除蔡州團練使歷單州齊州防禦使貝州觀察使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寶元二年同知大宗正事自燕恭肅王薨後吳潭潞許邢潤蘇華諸王無一在者天子念祖宗之後封建稍不立無以藩助王室慶歷四年始以濮安懿王王汝南以王為北海王既而拜武康軍節度使初祠明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換節

寧國軍更同判大宗正嘉祐五年除兼侍中為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換節武寧軍遂判大宗正英宗初兼中書令行河中尹換節護國軍仍徙封東平詔五日一奉朝上登極拜太保行鳳翔尹領節鳳翔雄武軍聽朝朔望王辭者再三優詔不從其秋從英宗靈駕至厚陵聞楚國薨王哀毀之不勝及出殯徒跣輿匶而行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王方辭未許會上來奠王子宗述之喪就幸王館上命王坐王以哀服不敢坐上見

王體甚臞慰存者久之因請願得終母喪上曰克繼以下皆列章請王起治事王毋得辭也其後又累辭乃許之王性至孝其事几筵如事生楚國之葬有日矣王忽得疾不能起乃召諸子謂曰我疾日益劇恐不得襄大事以盡人子之孝柰何遂泣下不復言是夕昏霧下庭中若南方有風雨聲久之及散夜漏上二鼓王薨寔熙寧三年七月癸酉也享年六十二訃聞上撫几震悼明日趣駕臨哭之慟所以賻予之甚厚上以郎中不常告

王疾官吏以下皆令有司劾奏之輟視朝三日丁亥行服于苑中宰相率百官慰崇政殿門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王命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刑部郎中陳薦攝鴻臚卿皇城使昭州團練使入内内侍省押班藍元震入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同護葬事又遣尚書内省掌簿夫人宋氏以周恤其家於是宫僚李實狀王之遺懿上于太常而博士劉攽考謚法五宗安之曰孝純行不差曰定謚王曰孝定十月丁卯啟殯于

西階上復臨慟之加面撫其孤嫠賜物又數千為制挽詞三章勑使者採石以錮其方中十一月癸酉葬河南之永安兆在恭懿王園之西鹵簿儀物皆從至原下王儀質英邁行端而識遠自六經諸史百家之言無所不讀雖生富貴而臨事且戒慎未始妄笑言其奉朝廷進止有法度雖服帶不易其常仁宗常解所服通犀帶賜王然而終不敢服初朝廷以諸王邸第散在京師非歲時不得相見因大建睦親宅合其族以居之乃置大宗

正司王凡總領三十年尤與濮安懿王共事久而篤友愛之情其教導宗子使各親親不失其誼而自趨於為善故上下無骨肉之怨慶歷中嘗因冬至曲燕崇政殿日暮帝歡甚勸王飲至于霑醉賜以玉盤龍腦山白玉杯仍詔王至殿門乘銀飾肩輿而歸故事大燕無宗室與坐者皇祐至和間王以名重而位尊數命坐以寵之王善射凡從游幸賜射發必中帝常解以御箭累賜襲衣金帶英宗為皇子王即日入賀禁中英宗深懷謙固

久不受命王又請率屬敦勸入内博平郡王允初甍無
嗣爲擇族子仲逨爲之嗣王素好筆札間以吟咏自娱
而無車馬珍竒之玩王子宗績嘗作清息庵以誦莊老
宗孺作明舍堂以探經史王皆爲作詩勉之以各成其
志治平初贈諸王宫大小學官王猶日就習既又延伴
讀姜潛論孟子令諸子北鄉而立聽之前後累賜褒詔
以爲王有二獻之風楚國嘗盛夏遇疾王晝夜不解帶
者一月又以香灼臂而祈于庭楚國甍時蓋八十三嵗

矣善積慶流内無緦麻之服一紀之餘自明道以來行郊祀籍田明堂恭謝祫饗之事者十一王為三獻者五為亞獻者五奉九推之禮者一功臣累十四字積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邑一萬七千一百户實四千八百户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昭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昭亮之女淑明有賢譽上承下接以宜其族人子男七人長宗述贈奉國軍節度使祁國公次宗藝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次宗績

左龍武軍大將軍寧州防禦使次宗景左龍武大將軍
筠州防禦使次宗喬左龍武軍大將軍澤州防禦使次
宗孺右龍武軍大將軍沂州團練使皆孝謹承家女八
人長静安郡主適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次泰興縣
主適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良次新樂縣主適文思副
使李餘慶次永安縣主適供備庫使郭若虚次南陽縣
主適内殿承制康昺次宜春縣主適内殿承制李宗説
次德安縣主適内殿承制李宗迪次未適孫男二十人

長仲叙右武衛大將軍眉州刺史次仲誘右武衛大將軍茂州刺史次仲䏍右武衛大將軍春州刺史次仲鎣右監門衛大將軍次仲沃仲蔿仲雪仲敔仲靡並右千牛衛將軍次仲頎仲靁仲吟仲醻仲逢並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仲諿仲諲仲慥並太子右内率府率餘未命臣伏覩自昔同姓諸侯王多溺于驕奢之志甚者又或至于禍敗而不可捄豈其勢使然耶若孝定王為四朝近屬而温仁恭儉行足以高一時名足以動後世顧雖

河間沛國恐未能以遠過也使其去京師就土宇則利
民澤物之迹豈少哉銘曰有宗神靈系本天發太宗八
王恭懿維哲叢光合釐其發有原有來軒軒皇室是藩
既王北海又荒東平衮衣淑旂寵莫與京在貴靡流在
盈靡缺有賢維王孰能之過帝曰萬幾罔不在民王治
王族麟題振振內親外化如堯之時天星皇社與王同
娛王位四朝豈不駕馭其處深宮雖遠亦慮仁曰仲兄
英曰叔父天子曰於豈予敢侮名施彷徉善則多積胡

不萬年喪我元戚磐石之虧勢將安援矧其族人孰考孰憲五陵之旁表封墓門冠劒下從雖没猶存

同安郡君狄氏墓誌銘

夫人姓狄氏其先家河東本唐梁公之後五代時避亂于長沙曽祖諱文蔚全州清湘縣令祖諱希顏徐州録事參軍累贈兵部尚書父諱棐樞密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母曰武城縣君路氏三世皆不返河東而為長沙人夫人性柔順父母愛賢之擇名士宜歸我叔父之室

甫年十七能自朝夕飭婦事方侍吾祖司空之疾夫人念不及姑之養惟恐奉承之不能居其喪如事存之不少怠始叔父犇走小官嘗游江淮以謫於五嶺之南夫人衣敝衣食糲食積十餘年未嘗以聲利動於中其後叔父爲廣東轉運使當是時廣源州蠻儂智高舉兵圍廣州城中之人憂將陷爭持寶賂欲散走山林獨夫人以先世畫像自隨既而城卒不陷出視故所居官舍無一物存者甚矣夫人之貧也又九年叔父入爲三司度

支副使家猶不能以自給夫人御骨肉有恩善收孫遺
而撫養之又樂賙人之急故終身無珠翠之玩珪也少
孤蒙夫人撫養之甚厚以至今日之成就念夫人之恩
未始一日忘也去年以叔父以衛尉卿守四明别夫人
尚笑語如平時纔數月訃來京師於是内外之恩無長
少戚疎皆失聲大慟視珪之心其痛可勝陳哉今將葬
也屬在翰林不得挽車原下以申欲報之情沒固有恨
矣夫人以熙寧二年四月庚戌卒明年十一月丙申葬

潤州丹徒縣崇德鄉永安里享年六十九初封長壽縣君累封同安郡君四男子璪太常博士璐昭州平樂縣主簿璹衛尉寺丞璋台州黄巖縣主簿璐先夫人而亡三女子以適尚書水部郎中晁仲蔚尚書都官員外郎趙唐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孫男八人曰仲聰試將作監主簿曰仲求太廟齋郎六㓜未名孫女七人長適贊善大夫鄭祐餘未嫁南望泣涕而銘曰自閨而居治弗與外與饋禴嘗顧不在内夫人來嬪外言不聞

內事是飭罔弗以力仁心愉愉靡戚靡疏人莫有怨一情終切念我少孤我撫我育而又誨我克俾以續我位於朝名韁之縻二紀之渝或合或暌我送夫人國門之東奄忽不見呼天孰窮恩則不謝刻石墓中黄金可化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護軍魯國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謚質肅唐公墓誌銘

熈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為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寢劇不能言上泫然出涕曰能復為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於太常而博士安壽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既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孫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

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動後人故為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於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令為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户讀書者七年其為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為鼎州武陵尉又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廼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

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吏訊之公按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於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邱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而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當

所餽物一切毋得供有輙壊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繇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縁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懐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村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為募丁夫自高陽築隄以障之至今以為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秘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徳州河决商湖大為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漯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輙議公獨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蹴然

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灾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為之卹然則為上存民不在安撫使乎嶧聞怒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内侍盧昭序造龍鳳車於啟聖院内出珠玉為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啟聖院不可慢况為後宫綺靡之器哉帝趣令毁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

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既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叱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驚動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

自已公雖斥其名遂重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復祕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内侍齎告勑賜之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第頓首謝他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德以言職辭乃以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

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為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西人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謀築堡以限其侵地會西人兵猝至官兵皆戰歿既罷太原帥以權領帥事於是大發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西人數窘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

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禮儀奉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援天禧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慎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憸薄者並進乃稱明詔凡內降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聽宜早抑絕之宮禁嬪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兖國公主夜開皇城

門昔漢光武帝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益宮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私於人孫沔呂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地待罪御史中丞輙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辯

是非既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迺以知荆南知門下
封駮事何郯封還所下勑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
當進其事久不决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密副使出公
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
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即位遷吏
部郎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
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

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覽已成之業以為鑒收羣慮之策以為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為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嵐軍敵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諸將兵盡驅之使遠去毀敵所置堡寨西人寇大順城環慶路檄出兵以牽制賊勢公曰敵小入一方顧自可支若此道遽出兵又生一邊患不息也公在

太原三年嘗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言政事議論益有所感發上或以某事為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親祀南郊議者或以居喪為不可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天子諒闇之禮與下不同況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不如其言公天

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朝廷亦未嘗言其為政則寛静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甍上至其家見畫象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曽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義問大理

評事待問早卒嘉問之問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
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衛尉寺丞王泰六孫男
子懋太常寺奉禮郎愿恕意愚並祕書省校書郎馮未
仕銘曰唐初晉昌晚徙於荆代雖繼食未侈厥聲有聲
輝皇實公自發其蓄有來公發莫遏凡位在下難見節
義公獨齗齗言駭衆視誰薦諸朝行御史中以畢犯顔
萬死不容繇天子明卒起荒陋歷凌阻夷豈不一守廼
貳政事其心益丹天子曰可公曰未安進退賢否不問

黨讎人莫我私我德不求誰其中止猶未大施帝心念公趣駕再之既見公象曽莫公及出圖殿中嶷若廷立其孰如公譽榮初終葬豈云遠祖考是從南望章華左雲土夢公名不亡萬世之重

皐氏墓誌銘

著作佐郎知司農寺丞事俞充既喪其母予往弔之泣以謂予曰我家世四明人也先妣姓皐氏年十五以歸我先人能自承舅姑不失其婦事先人舉進士志不就

以没先妣日夜教諸子讀書使毋墮先人之志後十餘年克始行閶得一地歸拜于堂上而先妣無動色且謂充曰學所以求仕仕矣必求名譽於其身使人知汝父之有子夫然後吾以為樂也方先妣在鄉里時治家最為有法四明去朝廷遠其俗吉凶祭祀冠昏聚會皆無法先妣獨為法不苟又其事皆躬親之無有怠子婦雖欲往助之然亦不能有所為也充皇祖蚤世而祖妣陳氏再從人及聞其喪置几筵其家而哭之為持喪三年

其家嫁族人之孤女不異已所出外家素有産既絶無
後先妣以法當得之其後族人有欲分産者以法不當
得先妣曰吾有子禄足以為養矣乃援法而弗予之乎
卒分予之人有素不足於已者未嘗蓄恚其心見其貧
且死反左恤之惟恐有不至以故數至不自贍盖亦未
嘗為戚戚晚喜讀釋氏書其於性命之理頗自以為得
若乃世俗之玩皆非其所好也熙寧三年九月已亥終
於司農寺享年五十四明年十月庚午葬明之鄞縣清

道鄉小江里子男四人長即克也褒皆未仕其一人早
卒女三人以適進士睦州青溪縣任中孚進士虞肩孟
張寀孫男四人長稷次契次皋次夔今塟既有日矣生
無以為養没無以為禮不求當世之能文以銘以圖長
存是克重不孝不足以見我鄉之人敢告以先妣姓壽
卒塟與夫平生之所為銘之銘曰明海之濆人則屢晦
矧曰婦德職自治内顯矣夫人有子之良名動朝廷以
大于鄉晨昏奄違予適往弔作詩同藏是其永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監生臣雷琳

謄錄監生臣汪麟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華陽集卷五十八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為翰林學士卒時公為最少未及仕它日因類其父所為制詔奏議幷自所為文上之真宗覽而嘆曰梁其有子矣即除祕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功曹叅軍故宰相吕夷簡知府事時器公

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崐山縣知梧州五嶺自僞命時折民稅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又復折之公言用殆不能輸遂詔勿復折至今以便民還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秦州廢港口待賢二埭先是漕渠患水高故置埭以節水然歲渡舟多壞而公私不以為便公因大發夫濬渠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饑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輸米作淖糜以濟民蒙活者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換中

允知淮陽軍京東歲常預支錢帛七十萬後三司益至二百萬公謂其法本以惠下貧而抑兼幷今取多則傷農況取之未能止朝廷為減其數如初其年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為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為疑公曰殺人以刃或可拒殺人以詛則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異禽翔端門上既又下庭中於

是左右大臣莫不以為瑞公曰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
也間因得對仁宗數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
堪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欲用為諫官中書又以
為言帝不懌再遷太常博士提京東路刑獄為開封府
推官遂改右正言諫院供職管勾國子監奉使契丹新
除樞密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為諫官乃以直
史館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經制陝西糧草與知慶府
范仲淹同議邊機十餘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計甚長還

知諫院前後嘗言知樞密院夏守斌經路陝西無功而
還不可復典機密龍圖閣直學士張存辭知延州不行
更求它善郡畏避不任事宜即見斥入內都知岑守中
坐賄貶光州求削籍留京師撓法不可許鄜延路鈐轄
黄德和望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即誅塞下河東欲却降
羌藏材族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却之足甘寇心脫納而
撫之後或得為用比來邊儲不充欲施告緡令於天下
百姓紛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議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

益當有所裁節祖宗時皆殿試進士得人不為少今特
殿試從南省奏名則恩不在陛下而在有司且如舊制
便皆從公言又甞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景德以來迄
于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内自宫掖外及權貴而下歳省
浮費數百萬慶厯二年擢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
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欵朝廷命公復聘契丹
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勉賫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遂
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為起居舍人權判吏部流内銓權

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頃之願治郡得知
兖州弛本州所産鹽禁歲省黙鈇者不可勝計萊蕪鹽
鐵舊嘗十八冶令所存唯三冶戸猶破産而逃公募有
力者使主冶十年予一官於是冶無破戸而歲有羨鐵
百餘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為樞密直學士鄜
延路經畧使知延州元昊既稱臣公遂徙重兵内地復
安定黑水園林三堡置榷場於保安鎮戎軍招還金明
屬戸三千餘帳元昊曰前所掠蕃漢生口有誓詔兩不

復還矣遣人屢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鄆治葬事過都除翰林學士尋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澶州又為秦鳳路經畧使知秦州斥近邊土田募弓箭手自占減戍兵東還其非要害處堡障悉弁廢之又省西事以來益置官百餘員更以一當十大銅鐵錢以當三民間不復敢盜鑄而物價以平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審刑院為同郡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斷例務在重輕平法例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密

副使左諫議大夫明堂覃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上前紛紜不能已上諭令中書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蓋自有言責其言雖過在陛下所容然寵堯佐太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州蠻儂知高舉兵犯邕州又犯沿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上欲遣使招安會廣州得賊將黃師宓僞榜且言知高願得

邕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若爾二廣恐非朝廷所有臣不敢與聞因命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經制南事及賊平上顧輔臣曰鄉非用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御史裏行唐介既彈宰相更欲援致舊臣上怒急召二府付介所留章介猶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豈御史當薦耶叱介下殿殿中莫不愕顧明年參知政事契丹又遣使來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輙易曰南朝北朝矣詔中書樞密院共議之公

曰此易屈爾當答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今無故曷為自去也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五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入內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為真節度使公謂它宰相曰內臣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乎仁宗念東宮舊臣獨守忠在已嘗許之公執以為不可帝意未決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小殮于皇儀殿公

曰皇儀不可治妃喪然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公為園陵使公曰殯御無園陵之制始定葬於奉先寺公既與執中内不合言者得以乘間傷公公亦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鄭州纔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為秦州時初建古渭寨距州獨遠間為蕃戸所寇鈔及益兵拒守而他蕃多驚疑公至則具牛酒召其大族蝫裕格隴等撫定之罷所益兵而蕃漢終公之去安然自居公兩在秦民為立生祠歳滿求内徙遷尚書左丞知永

興西人盜耕屈野河西田數十頃朝廷欲更定封界乃
拜公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河東路經畧使知幷州
盡復西人所侵地仁宗遣使嘉勞之未幾暴得風眩求
罷邊易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知河陽英宗初易昭
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曹州又徙兖
數上節有司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既又乞
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傅熙寧
元年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祠公以疾不能至上懷之

不勝賜襲衣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鄆州導化坊之里第享年七十訃聞輟視朝二日上發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門下贈司空兼侍中謚莊肅四年九月三日葬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公少英拔自初立朝凜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凡大議論辭氣愉愉待計而已決蓋決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犯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邊尤有威名羌戎為之遠去嘗為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

事晚數勸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世多聞所著
文集三十卷曾祖諱惟忠祖諱文度考諱顥皆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追封夏魏周三國公曾祖妣衛氏祖妣
鄒氏妣閻氏封商韓唐三國太夫人兄固祥符中進士
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七男彦昌職
方員外郎彦明都官郎中彦回屯田郎中彦通彦開國
子博士彦昇殿中丞彦深光禄寺丞三女以嫁都官員
外郎張竚試祕書省校書郎王佑光禄寺丞程伯孫孫

男二十二子駿子玉光禄寺丞子美子厚子野大理評事子雄子諒子建子直子誨子憲子恕太常寺太祝子顯西頭供奉官子晉將作監主簿子挺太廟齋郎子閎子鐸子空子約子履子博子敏曽孫男三希祖恭祖光祖銘曰公世有文自周實發匪文發之而子又傑巘巘維公敢前不疑一心險夷卒成無隳公之秉鈞風雨和豫行道之人式謌且舞事有未安子何敢泰以規以制維義所在公臨方垂神旗豹尾風揮電旋萬旅一揖維

公勞勤匪内則外亦有寵名文武之對於皇仁宗始終知公出入將相一時之隆方其告休公則未老邈然去歸高風是蹈崇崇圜丘孰陪在祀有懷公來公卒不至葬公何阡執政故里公名之長以遺萬世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也皇曾祖魯國公諱徹皇祖晉國公諱祐皇考魏國公諱旦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

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氏維公皇考實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於四方可謂賢相矣方其薨公猶未官朝廷録孤以為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同勾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潁州更懐州許州累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

知濮州運使欲加賦瀕河之田公言曰者河決本道而民困於失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歛乎於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為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鄂州罷配民計口售鹽鄂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歷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修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輙

遇事感發嘗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之論則中書不敢以自行願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無可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為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内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

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謹官爵以賞戰勞其議
為公止仁宗閤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
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
者未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為戒它日曲召諫官歐陽
脩與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
避特皆賜服章非繇宰相言也於是賜公三品服除天
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
苛為明獨公為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覆折

二稅羨緡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為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屬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已坐得罪而公所市無私民猶降公知華州既而言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裏行閻詢為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既奪詢裏行亦落公職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袁氏憂服除知兖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即除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中密詔馬軍都指揮使范恪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更以動衆耶公于時晝夜檢訪姦攘都下爲之肅然當建請置使院判官主熟事置八廂官決輕罪置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閣學士爲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勝公

為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無止故錢輕而貨重商旅不能通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差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録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為羣牧使知許州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英宗初再遷兵部侍郎治平元年秋敵寇靜邊寨權涇原帥陳述古與副總管劉几議進兵不合敵寢圍童家堡天子西憂以端明

殿學士又知渭州既入見英宗諭曰朕知學士久令邊陲有警顧朝廷誰可屬者其勉為朕行于是番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則敵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隍三周屬羌閒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穿土為室冦至老幼多焚死公為築八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父子皆感泣曰誓

不敢忘我公之德所部東西兩路巡檢皆分領弓箭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為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敏珠爾密臧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庭下當以軍法論公貰令復往總管狄青曰彼方據險設伏以待臣軍皆輕而無謀往必更敗公曰偕死則俱往青討不得行偕卒能以死致其首完所築堡而還番官蜜斯

嗢本天水羌也嘗與敵為用始州欲羈縻之因請以為十族廵檢及下公議公即聲其罪械還本族既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之後必為邊患公曰吾在邊敵未嘗敢輕入㓂斯嗢何為也公一日燕堂隍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内應不若拒之弗内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揺關中當且納之固知敵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敵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莫如公

所料改澶州觀察使為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令天子即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為河東四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㑹汾河大溢公曰若壊平晉遂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栰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今人每遇公所作堤而留歎之晉薦饑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餘萬人及公去州人迣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辭不拜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以疾求補外留兼提

舉醴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顧不能任君
事願還政於朝遂加工部尚書致仕職如故故事致仕
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
時人榮之公少慷慨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
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上前其言不屈於勢
權然厓于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於引拔與人交周旋
無不至不藏怨於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
公卿者多出公後慶歷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

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為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者皆指以為朋黨及大臣去者人莫敢以為言公嘗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仁宗嘗命公悉上為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覽殿中公晚之涇原英宗許以大用公還在道大臣入問上疾數問王其幾日當至間又趣令入見公至會英宗大漸又俛而去國也公在渭與蜀尤有愛于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

於機先與收功於後其孰為愈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司謚公曰懿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開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原下娶李氏禮部尚書維之女同安郡夫人又滕氏給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又張氏太傅士遜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九人厚進士及第早卒固大理評事凝祕書省正字常粤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今參知政事馮公當世少從

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生所為作之銘而當世為公書既又樞窆相文潞公為篆公之銘蓋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然則觀公之於人亦其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於後世以信其人庶幾公為不忘焉銘曰允文真宗魏公經之列公配食後人是詒公發匪凴遇也尚少進擊姦回其孰不撓三遷逶長往御貔虎一旅不驚終公之去公去幾何寇猖在野造幾折謀皆出公下治平之初必進謂公儀儀來還孰謂不逢公猶有施公則思止尚

書端明顧豈不煒公言猶新刻詩在珉作之謂誰惟時
三人

華陽集卷五十九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守司農少卿贈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薛公墓誌銘

公諱李卿字公遜其先汾陰人漢御史大夫廣德之後也十代祖道衡事隋為内史侍郎又七世而曰茂修者生競競公之曽王父也屬唐季之亂徙於蜀生允中事

蜀為名臣入朝歷都官郎中兼大理少卿公之王父也刑部尚書贈太尉諱昳謚文恭公之父也祥符初公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仁宗即位改大理寺丞賜五品服監在京皮角場廣積倉又監許州郾城曹州酒稅以太子中舍知邵武軍歸化縣會籍田恩遷殿中丞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國子博士知真州六合縣濱大江民多逐魚鹽之利利不勝則聚而為盜鄉閭患之公為嚴捕賞之格前後盡獲其徒至終公之去亡

敢為盜者知越州蕭山縣屬歲饑民大疫蓋流離道路
者十室而九公曰邑當字民反坐以視其死邪即白郡
守發官廩以賑之郡守畏令不敢發乃以白監司曰今
民瘁甚矣願得發而後聞朝廷猶或可濟監司許之於
是蒙活者甚衆歷水部司門庫部員外郎通判亳州徙
宣州賜三品服以太守不奉法坐累降監開封府太康
縣稅務又歷水部司門庫部郎中復通判黃州就更司
農少卿召還權判殿中省丁所生之憂執喪哀甚以嘉

祐五年六月乙酉終于京師榆林之第享年六十有四

朝廷官其二子公大臣子性不樂浮華能以儉純自高

其視名利恥務茍進平居不妄語言雖家人亦未嘗見

喜愠色遇人以禮愈久而愈可親故人多以長者稱之

珪公之甥也故能道公平生之所為如此公以子在朝

累贈兵部侍郎娶李氏封平原縣君先公十三年卒熙

寧七年四月丁酉葬公開封府開封縣丁岡村子七人

長曰維尚書水部郎中次曰綜皆早卒次曰經錄事參

軍次曰紘試將作監主簿曰繹曰絢未仕女二人一早卒一尚幼孫十五人銘曰薛自汾陰晚徙于蜀不遐有人以世爵祿偉矣文恭德名之隆公少已飭廼訓自躬公之在事恥於苟得進退愉愉不矜以力雖未大亨公則有後維其受祉百世是茂

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致仕上騎都尉賜緋

魚袋蒲君墓誌銘

尚書屯田郎中蒲君慎密者字叔榮世為果州人三世

界晦不仕果遠人少學君獨好學有志行為鄉閭所稱景祐五年擢進士第為涇州保定慶成軍滎河開封府長垣縣主簿陜萬州蒲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京兆府醴泉縣福州閩縣徐州沛縣監在京事材場通判安州歷秘書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為屯田郎中遂致仕熙寧五年七月十八日以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一君為人廉慎自持其於官尤敏辨而不煩方其在保定會元昊叛西方用兵而州縣部送芻糧

多失期坐斥君乃言去邊近積粟多多凡若干處請盡以輸邊徐自內地轉以補軍乏轉運使用其言邊計大給大將葛懷敏驅所獲馬以萬計君以縣僻無畜牧處而馬露則多死乃就山勸民出所積材而償以直不踰月作廐五百楹人不以為擾在南蒲嘗權淄州幕廷尉駮州獄之失出死者君以為法者天下共守今罪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君愈執不奪及詔下它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在閿縣有

亡命吳才者聚徒方山數出剽刼為民患君一日廉知其處擇精卒數十人夜馳赴之縱火四發賊逞𥟖突圍就擒者五人於是境内不復有盗君所至有能名若三司使蔡襄韓絳翰林學士范鎮元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王拱辰龍圖閣學士陳薦李中師皆嘗薦君材於朝其内外監司張師顏等又三十餘章君可謂材矣然宦學不達年未至而引去顧其抗情安命與夫老而不知自止者亦異哉八年七月十三日癸酉葬華州鄭縣孝

悌鄉田村社曾祖承緼祖仁讚父士廉贈尚書都官郎中娶李氏河北提㸃刑獄内殿承制閤門祇侯守信之女封僊居縣君子男二人希孟右班殿直希閔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仲京次適太廟齋郎張公著孫男女三人銘曰蒲世蜀逺果竆又紑世晦弗食君食自初所臨敢前闒者衆薦亦既有聞誰謂不顯進雖云囍君亦易退六十之齡其志已遂山之差差水之濁濁表名在朝兹為不没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
禮部侍郎護軍丹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
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安簡邵公墓誌銘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
誦書五千言其為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
試進士于開封府皆誤用韻弗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
第一也范文正公舉應賢良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
四人既試祕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

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廼密言公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郤氏郤偶與公同姓爾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

趙元昊反兵出數不利於是詔求方畧之士公以為用兵在於擇將令天下久不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詎能身先矢石間哉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業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

已形矣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元憲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税舊移輸於陳蔡轉運使欲覆折緡錢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今仍歲水旱而加取於民不亦重困乎事廼止入為國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累疏論之遂弛樂亦不立陵廟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仁宗皇帝繼嗣未立公以為國之外患在邉敵然禦

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絶而已内患則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昔漢文帝入繼之年未立后先立子盖所以定大本消禍源也於是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上興亡譜論十卷俄丁母憂願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許之封其母孝感縣太君服除再以為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徙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比有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自蔓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自今

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而火亦息又為開封府判官府吏馬遷馬清者素狡獪人憚其能動事號二馬公逮迹其姦狀而遠竄之為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丹賀乾元節使既至德清軍會仁宗上仙有欲卻之者又欲其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柩前因使得見上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二年為賴王府翊善直史館同判司農寺英宗召對羣玉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公曰學士真國器也

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嘗言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令皇子授室願於古婚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令上在潛邸一日自禁中還道帝語曰以翊善端直樸厚已輙為諫官矣即為公頓首謝公欲辭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曰夫進諫之匪難而言從事施之難令言者淵於事情未必欲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顧於上何補哉

决不敢為此也繇是公數言無不從今上為皇太子兼
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為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
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賈逵親連樞臣
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逵材望輕不可使宣
撫陝西時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班參知政
事吳奎反劾陶曰者陰陽不和實由陶所致上令陶與
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輙指手詔為内批留三
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

政而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陛下新聽政命出輙廢何以令天下上怒遂罷奎叅知政事益眷公深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公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親閱之至於反覆人或以為勞公曰決是非於須臾爾初雖勞後廼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鬬訟為之衰止府號難治而易以毀上公多得民所譽而稱之未幾為英宗山陵頓遞使甫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横山部

落思内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殫屈未可以用兵宜且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既而諒祚死其子縶送殺楊定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策之得也果如公所料公雖蒙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遽引疾辭位累詔不許廼祠南郊既竣事又

辭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罷知越州上即遣使就第所以勞存之良厚徙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材木免民破産之患增築湖河堤為石澾節水以溉城中歲省科民楗薪數百萬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鄆衣冠之聚也自倅車幙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絫息錢以折取民産者公亟以法外繩之諸族遂戢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宫邈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

内侍馮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初奏公疾敕太醫馳視既發而訃至上閔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牢以致祭贈吏部尚書謚安簡録遺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羈孤自拔及歴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爲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茍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旁皇温雅一時臺閣聞人蓋有所不及少歴艱虞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禄廪多以賙宗族其終家亡以歸上爲治大第里

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公熈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鄉耿崗原曾祖諱勲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夫人繼湯氏追封咸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娶晉陵疆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卒子男二人壎祕書省校書郎鯱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琰適楚州淮

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縉將作監主簿予少過公於江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蓋嘗聞平生之言今公子以公治命屬予銘予雖久不為文尚能為公銘銘曰公起江湖磥砢瓌竒揭來京師聲發駸駸廼敢論兵其辭大放孰不公聞國器之望公從東朝左右道德大明朝升萬物下飾公於此時進止雍雍有謀有猷天子是從帝曰汝來其輔予政覍於樞兵敵莫阻命公雖在外曷止予慕尚冀公還公卒不顧公喪東歸灑以御觴其贈

伊何尚書之章山之嶢嶢水之滔滔公歸何之帝思是勞

華陽集卷六十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四百户贈太子太師謚康靖趙公墓誌銘

公諱槩字叔平姓趙氏宋虞城人其先自造父受封歷春秋以來葢不絶世其自河北徙而為虞城之趙七世

乃弗顯至公始大顯於時公少而孤力學有文行為交游所器重戚綸黄宗旦皆一時聞人謂公他日必決殊科天聖五年遂第三人及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初黄宗旦嘗作序名公禋其後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今名後又夢通判汝州旣釋褐乃得海州葢篆文汝與海相近及代還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公昔游學淮楚間嘗依知漣水軍鄧餘慶館下餘慶受賕狼籍公度其必敗亟謝去未幾餘慶遂

坐法流遠方至是公得知漣水軍故人葺公舊館為劉
隱堂朝賢自兩禁而下凡三十餘人皆賦詩刻於石徙
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嘗奏事殿中上令中
貴人傳宣中書改直集賢院宰相格不下知洪州事久
不舉而節度推官鄭陶常持郡短長公至則收陶下吏
窮治其不法坐免去又著作佐郎監州倉饒奭喜生事
挾郡人胡順之密告歸化卒得廩米陳惡將為亂公曰
諸營未嘗得新米歸化卒皆配隷人可獨得乎二人者

愀然曰事至將柰何公卒不聽會有歸化卒自戍所逃歸夜入里人家為盜公遽命斬於市一郡為之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斵石作隄長二百丈其夏水暴至幾與城平會隄就水乃卻至今以為利轉運使欲言朝廷禦水狀公力止之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知青州遂改直集賢院坐失舉張諤奪官停守相念公貧不能自給起監密州酒稅徙楚州糧料院上祠南郊還其官職如故徙知滁州山東羣盜

騷淮南以公在青州有民愛飭其徒毋得犯公境公方
發兵要擊之賊已遠去召修起居注知宗正寺同修玉
牒久之除歐陽修同修注朝廷遂欲驟用修而議未決
公聞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
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上又祠
郊公得任子為京官又當加階封公請移封母為郡太
君宰相謂公次遷學士則母得擬封矣公曰母春秋高
懼寵榮之不逮也既遂其請後予蔡襄同在省扳公例

而亦許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因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而不得出幾不能自容自以明年當知舉義不可辭乃復求外便親得知蘇州遷刑部郎中踰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皇祐三年館伴契丹之使遂報聘契丹席上請賦信誓如山河詩公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勸公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龍

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乃上言天下承平日久中外狃於媮薄宜有以懲艾之上為降戒勑百官詔為樞密副使又以為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非所以為重願立為皇子仁宗聽其言而立之英宗即位遷户部侍郎既又遷吏部侍郎今上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即以老求去位數上不許間復請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其請不已以太子少

師致仕居睢陽後十五年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年八十六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戒子孫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葬虞城縣天巡鄉公為人閎厚端靜約已而愛人平居喜愠未嘗形於色聞人善若自得其有所未至亦將勉使及之雖在事寡於言然陰以濟物不為少初張詰贓敗竄海上公亦坐累久亡聊然憐詰終不易歲時遣人間關往返而軫濟之族人之單貧者不問戚疏皆月賙以奉錢其久

而未葬者皆歛而葬之方歐陽修竄公為知制誥人皆
為歎然及修坐事起詔獄其勢顧可憚公獨立上前後
修亦以老歸潁州公自睢陽嘗往見之時端明殿學士
呂公著知潁州三人者屢置酒高會有獻酬之曲流於
樂府晚愛錢塘湖山之秀往遊之終歲而歸公受兩朝
之遺自謝事去上四行大禮每召公陪祠皆以疾不能
至他日疾間一嘗至京師亦不能入見上命中貴人傳
宣撫問公頓首謝命二府亦至館所存勞之嘗集古今

諫爭事上諫林百二十卷詔答曰士大夫得謝而去者
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朕忽得所奏書因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其置諸坐隅閒用
究觀葢有取焉公所著有應制集三十卷别集五十卷
及集注老子續注維摩經曾祖著後唐國子監博士贈
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邱縣令
贈太師中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
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

魯國太夫人繼高氏唐國太夫人娶李氏汝陰郡夫人子男四人縈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蚤卒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以嫁光禄寺丞王力臣朝散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嶶通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猶未命名曾孫男六人龔太廟齋郎餘未名予從公游舊矣迹公終身之所行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前七年公嘗以書遺予求銘誌墓中是時公健尚如少時予報曰生死安可期未必不及以為託

也公薨其子元緒念公言而屬予銘可不銘銘曰造父受封厥世葢遠虞城之趙實始公顯其顯維何神告金符名發湯湯顯孰公如乃歷高華君子豈弟作德不𢑱神所勞矣公建大事笑言怡怡繄公所受兩朝之遺既茂爾功公則弗居七十之年禮安敢踰公之乞身屢卻復至終蘄以歸天下鮮儷大祠郊宫帝曰汝來公卒不能夫豈不懷公既壽考寵禄亦隆維始維終德音無窮誰謂人遐尚有遺戒子孫保之百世是賴

墓記

宗室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殤子墓記

皇從姪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世静之子十六人小名慶慶小字善源其第十四子也系出太祖皇帝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孫母曰安福縣君劉氏嘉祐四年五月丁酉生於嘉慶院風骨峻異尤悟不類常兒始能行見月輒自能展拜庭下授孝經既誦之不復忘或有以籠禽獻邸中礽使厚謝

之已而趣發籠縱去又喜信佛凡芳珍之物必令薦之佛筵均州之病殤衆子侍旁乃獨取所傳藥自傳之欲以移疾其身左右咸異之均州曰吾家竒童也八年秋忽得疾均州夜不安寢比劇猶能泣言曰不幸貽親之憂奈何均州益訪醫祝至于老子浮圖仙科梵法所以救治之無不至炷香於臂呌號神明祈以延其須臾之命然而卒無及其卒七月甲子也甫五歲權厝國南水陸佛祠以未賜名故爵命弗及焉其年十月甲午葬河

南永安縣惜夫生而有竒志使少賦以年其雋碩之望孰與較哉方秀而摧命矣夫天子之厚同姓雖及殤子其葬亦有文禮之如成人矧從仁宗皇帝靈趩西引且祔于先王之園顧不哀榮不亦至歟謹記

宗室右監門率府率墓記

皇姪孫士弇嘉祐五年五月十九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既賜名遂除太子內率府副率後二年今天子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其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甫四歲

火而寓骨于都城之西大慈佛祠曾祖允城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祖宗昺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父仲嬰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母曰金華縣君陳氏十月甲午從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縣雖不幸而夭也亦詔史臣刻文於其墓蓋國家篤親親之分不以長幼異云謹記

泗州盱眙縣尉向君夫人李氏墓記

泗州盱眙縣尉向君宗諤之夫人姓李氏父曰就供備

庫副使毋馮氏始平縣君夫人性質淑柔事舅姑婦道甚備於女工尤巧慧又喜書史工音律之樂向氏盛族也稱夫人為賢降年不永其嫁之明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九治平二年葬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豐臺里十一月甲申之吉謹記